

《但以理书》——第五十五号

揭开预言的画卷：加百列向但以理的启示

Jeff Pippenger

2024-01-19

在但以理明白了耶利米的预言所说的七十年被掳,以及摩西的誓言和咒诅之后,加百列来见但以理。

在他作王的第一年,我但以理从书上明白耶和華借着先知耶利米所说的年数,就是耶路撒冷荒凉要满七十年……是的,以色列众人都违背了你的律法,偏离你,不听从你的话;因此,咒诅和写在神仆摩西律法中的誓言都倾倒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得罪了他.他使所说的话应验,就是他向我们并审判我们的审判官所说的话,给我们降下大灾祸;在普天下,没有行过像在耶路撒冷所行的.正如写在摩西律法上的,这一切灾祸都临到我们;然而我们没有在耶和華我们神面前恳求,使我们回转离开自己的罪孽,明白你的真理.因此,耶和華留意这灾祸,把它降在我们身上;因为耶和華我们的神在他所行的一切事上都是公义的,只因我们没有听从他的话.但以理书 9:2,11-14.

但以理所用、被译作“誓言”的那个词,和摩西在《利未记》二十六章中所用、被译作“七次”的那个词是同一个词.怀爱伦姐妹告诉我们,在第九章中,但以理正寻求明白耶利米的七十年时期与二千三百年时期之间的关系.在第八章里,加百列奉命使但以理明白二千三百日的异象;当他在第九章回来时,他正在完成他的工作,并告知但以理,要在心里把一直贯穿第七章、第八章以及第九章的两个异象区分开来.这两个异象就是在1798年被解封的“知识的增长”的主题。

耶利米所说的七十年和摩西的“咒诅”,都象征着由摩西的“誓言”所代表的“七倍”,不过,加百列将要阐明这二千三百年时期的分段.只有当“践踏”的异象(“chazon”)与“显现”的异象(“mareh”)之间的关系被正确地区分时,这一时期才能被正确地划分.加百列首先指出,给犹太人设定了一段四百九十年的宽限期.这段时期与那段曾导致七十年被掳的四百九十年的叛逆时期相同。

第24节中的“determined”一词,指的是从公元前457年第三道诏令颁布起,直到公元34年司提反被石头打死这一段时期;而第26节和第27节中的“determined”一词,则是在指出异教主义与教皇主义那使人荒凉的权势。

在六十二个七之后,受膏者必被剪除,却不是为自己;那将要来的君王的民要毁坏这城和圣所;它的结局必如洪水临到,直到战争的末了,荒凉之事已被定准.他必与许多人坚立盟约,一七之久;在这一七的中间,他必使祭祀和供物止息,又因可憎之物的蔓延,他必使其荒凉,直到完结;所定之事必倾倒在那荒凉者身上.但以理书 9:26、27.

加百列告诉但以理,在“弥赛亚”被“剪除”“之后”,“那将要来的君王的民将毁灭这城和圣所”.异教罗马在从公元66年至70年、整整三年半的围攻中毁灭了“这城和圣所”.加百列指出,“战争的结局”将“伴随洪水”,并且这场战争将充满“荒凉”.加在耶路撒冷和圣所身上的那场战争,是由异教主义和教皇主义所实行的践踏.起初将毁灭耶路撒冷的异教权势是巴比伦,但在弥赛亚被钉十字架之后毁灭它的异教权势是异教罗马.然而,那场针对圣所与

军旅战争是由两个使人荒凉的权势所完成的,而在经文中,这两个使人荒凉的权势中的第二个就是教皇制度.

教皇制度就是那被称为“泛滥的鞭子”的权势;在《但以理书》十一章四十节中,它就是那“泛滥而经过”的权势.对耶路撒冷的践踏,始于巴比伦,又由摩西在《申命记》中所描述的那说晦涩言语的铁之国延续下去,随后则由教皇制度接续.直到这场践踏的终结为止,“荒凉”都是“已经定了”.在第二十七节,基督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周;在那一周的中间,当基督在天上的圣所开始他的大祭司职事时,地上的献祭制度就要止息.由于犹太人在为他们所划定的宽限期內不顺服,圣所和城邑又要被使为荒凉.

这节经文说:“因那可憎之事的蔓延,他必使之荒凉,直到终局;所决定的要倾倒在那荒凉之地上.”当犹太人的考验期限终于满盈时,那城与圣所就要荒凉,直到战争的终结.到了1798年“践踏”的“终局”,已“决定”教皇权将受致命的创伤.随后,那城与圣所要得以恢复并重建,正如犹太人在三道诏令之下从历史上的巴比伦出来时所预表的一样.

直到那场战争的终结,耶路撒冷都要被教皇权势所践踏.只有当把关于七十年受践踏的异象与关于圣所和军旅得恢复的异象联系起来,明白它们之间的关系时,构成两千三百年之内各个阶段的预言时期才能被正确理解.拒绝关于摩西咒诅所致分散的异象,就是拒绝关于聚集的异象.七十年的异象是分散的异象.两千三百年的异象是聚集的异象.七十年的异象是“chazon”的分散之异象,而两千三百年的异象是“mareh”的聚集之异象.

所以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马可福音10:9.

这两个异象在预言上已经联结在一起,拒绝其一便是拒绝两者.这个事实表明,尽管复临主义声称他们坚守两千三百年预言,他们已经像在1863年拒绝“七次”那样,拒绝了复临信仰的中心柱石.犹太人不也是自称遵守上帝的律法吗?古代以色列人不也是自称盼望弥赛亚吗?若不维护上帝的话语,口头的表白毫无意义.

米勒派信徒最终将1844年10月22日认定为二千三百日时期的结束,但他们的认识有限.直到大失望之后,关于天上圣所和基督在那一天在至圣所的显现,亮光才临到.直到那日之后,他们才看见第三位天使的信息和上帝的律法.

主本意要加增与二千三百年有关的预言之光;1856年,他开启了通向更多亮光的门,但在接下来的七年里,复临运动把那扇门关上了.直到2001年9月11日之后,主才引导研究预言的人回到海勒姆·埃德森的文章,“七次”的亮光又一次开始加增.

由于拒绝看到两千三百年预言与两千五百二十年预言之间的关系,复临主义以一种畸形而不完整的方式理解了1844年10月22日.

一旦S. S. Snow将受难的日期敲定,1844年10月22日这一日期便得以确定.

所以你要知道,也要明白:从出令重建并修造耶路撒冷的时候,直到受膏者君王的时候,将有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街道必再建造,城墙也要修起,虽在艰难的时日中.过了六十二个七,受膏者必被剪除,并不是为自己;那将要来的王子的民必毁灭这城和这圣所;其结局必如洪水冲到,直到争战完毕,荒凉之事已经决定.他必与多人坚定盟约,为期一七;在一七之半,他必使祭祀与供献止息;因可憎之物的蔓延,他必使之荒凉,直到终局,那所定的必倾倒在那荒凉者身上.但以理书9:25-27.

米勒派信徒确认了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正确日期,随后确定了二千三百年时期的结束.发生在“一七之半”的“弥赛亚被剪除”也被确认;在那一七之中,基督确认了“那约”,这是因为犹太人把他们的试验期之杯灌满了,这一点由“可憎之物的蔓延”所代表.十字架成了历史的路标,对辨识“半夜呼声”的信息至关重要.

尽管蕴藏在那些经文中的亮光曾带来对上帝大能如此强有力的彰显,米勒派却始终未能达到对那些经文的那种理解——也就是但以理渴望明白那两个异象之间关系所体现的理解.基督坚定那约的那一周被分为两个时期,后来怀爱伦姐妹指出,这象征着基督亲自事工的三年半,随后是由门徒所代表的他的事工.他们看见十字架这一历史路标成为确定1844年10月22日日期的锚点,但他们没有看见,它也代表两个完全相同的三年半时期的中心,从而代表了“七次”,这是上帝借着摩西所称的“他约的争讼”.

我也要与你们反对而行,因你们的罪,再加七倍惩罚你们.我要使刀剑临到你们,报复你们背约的罪;你们聚集在各城中的时候,我必使瘟疫临到你们中间;你们也必交在仇敌手中.利未记 26:24, 25.

当基督与许多人坚定那约的时候,这约正是他与悖逆的犹太人所争执的约.“他约的争端”始于公元前723年,那时亚述人将北国掳去;随后的一千二百六十个预言性的日子里,异教势力践踏了肉身的以色列.接着,又有一千二百六十个预言性的日子,教皇权践踏属灵的以色列.

基督坚固盟约的那一段预言中的一周,作为二千三百年异象的应验,同时也代表了二千五百二十年的异象.米勒派对二千三百年预言的认识已足够,使他们能够正确宣告午夜呼声的信息,但他们选择拒绝了加百列在第九章的解释原本旨在传达的一些亮光.

加百列曾嘱咐但以理要正确地分开(在心里区分)这两个异象,分别称为“事情”与“异象”;照着这番指教,怀爱伦姐妹告诉我们,这正是但以理在寻求明白“七十个七”(“七次”的象征)与二千三百年之间关系时所肩负的重担.

复临主义对“七次”的拒绝,使他们处在一种无法理解的处境:从二千三百年中被截出的头一个四百九十年时期,所代表的是那盟约的叛逆,摩西称之为“他约的争端”.

他们也被阻止认识到,发生在一周中间的钉十字架所做的远不只是标明日期,因为它指出了基督因以色列对“约之血”的不顺服而与之争执的核心.他们对这样一个事实是盲目的:在十字架上为多人所流、用以确认他之约的那血,也同样确认了《利未记》二十五章和二十六章所阐明的约.

古代以色列人自立了一个约,将这约界定为他们的宣告:“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必遵行”,却全然不知基督所要赐下的约要求把他的律法写在心上.他们对约条款的法利赛式定义,使他们无法明白并接受真正的约.

现代以色列以一种措辞定义在一周中间的十字架之血,这种措辞使现代以色列陷入与古代以色列相同的盲目;当时古代以色列拒绝了弥赛亚,并宣称他们除了该撒之外没有王.

当代以色列对这样一个事实视而不见:加百列为但以理勾勒的历史不仅包括对盟约的确认,也包括降临在拒绝该盟约之人身上的分散,因为经文指出,异教的罗马(那将要来的君王)将毁灭那座城和圣所,并且直到这场战争的末了(这场战争践踏了圣所与军队),“荒凉”(复数)都是被预定的.

在那段基督为与许多人坚定盟约而流血的历史中,异教罗马与教皇罗马这两种使人荒凉的势力被明确指认出来.基督带入天上圣所的,正是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这血也是他工作的象征;这项工作由“mareh”的二千三百年异象所表明.那段历史与“chazon”的二千五百二十年异象的历史交织在一起,而这两种使人荒凉的势力正是将要践踏圣所与军旅的代表.

米勒在梦中以宝石所象征的那些真理,像太阳一样明亮,但它们并不完整.在未后的日子,当午夜呼声被完全按字句重复时,那些宝石将由“扫尘的人”投进新的、更大的宝匣里,然后它们要比起初发出十倍的光辉.它们就成为最终午夜呼声信息的检验.那些宝石被哈巴谷所预言的两位见证人明确地指认为“版”.当1843年和1850年先驱图表的两块版彼此相叠、“一行一行”地对应时,米勒的宝石就被明确辨认出来;如此,这些宝石就代表最终午夜呼声的信息.

两幅图表上所载的大多数真理,阐明了1844年之前已经应验的预言,例如辨识《但以理书》第七章和第八章中的诸兽.《但以理书》第二章的像也被呈现出来.关于究竟是罗马还是安提阿古·伊皮法尼斯成就该异象的争论也在其中.第一次的失望,以及哈巴谷与十个童女的“延迟时期”,也在其中.第三位天使的来到也在其中,天上的圣所亦然.“常献的”作为异教的象征也在其中.当然,伊斯兰的三样祸灾也在其中.当把这些图表合在一起时,它们就呈现出当犹大支派的狮子解开一项预言真理之封印时所发生的“知识增长”的写照.

当我们即将结束对乌莱河异象的探讨——这异象象征着在1798年末时被揭开的预言之知识,而这知识不断加增,成为威廉·米勒之梦中新、更大宝匣中的宝石——我们将重温那些在其历史中尚不完整的米勒派真理.某些之所以被留下为不完整,是因为米勒派所处的历史时期;另一些则由于那些拒绝跟上第三位天使不断推进之亮光的人不顺从而未得以完善.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继续这些内容.

神所差遣带着信息来的人不过是人,但他们所承载的信息是怎样的性质呢?难道仅仅因为神没有就你所偏好的内容征求你的意见,你就敢转身离开,或轻看这些警告吗?神呼召那些愿意发声的人,他们要大声呼喊,不可止息.神兴起了他的使者,要在此时成就他的工作.有些人离开了关于基督之义的信息,转而挑剔这些人及其不完美之处,因为他们没有以人所期望的那种优雅与修饰来传讲真理的信息.他们太有热心,过于认真,说话太过斩钉截铁,于是那本可以给许多疲惫受压之灵带来医治、生命与安慰的信息,就在某种程度上被排斥在外;因为影响力的人越是封闭自己的心,执意与神所说的话相对抗,就越要设法把那一线光从那些一直渴望并祈求光明与使人复兴之大能的人那里夺去.基督已经把一切针对他仆人的刻薄、傲慢、讥讽的话语,都记为是针对他自己.

第三位天使的信息将不会被领会;那要以其荣耀照亮全地的光,将被那些拒绝在这日益推进的荣耀中行走的人称为假光.本可以成就的工作,将因拒绝真理之人的不信而被搁置不做.我们恳求你们这些反对真理之光的人,让开,不要拦阻上帝的子民.让天所赐的光以清晰而稳定的光芒照耀他们.上帝把这光赐给了你们,你们如何使用它,上帝要你们负责.不愿听的人也要负责任;因为真理已被带到他们伸手可及之处,但他们轻看了自己的机会和特权.带着神圣印证的信息已经被差遣到上帝的子民那里;基督的荣耀、威严和公义,满有良善与真理,已经被呈现出来;神格在耶稣基督里的丰盛,也以美好与可爱显明在我们中间,为要吸引一切心中未被偏见封闭的人.我们知道上帝已在我们中间施行作为.我们看见有灵魂从罪转向义.我们看见痛悔之人心中的信心得以复苏.难道我们要像那些得洁净的麻风病人一样,径自离去,只有一个回来将荣耀归给上帝吗?不如让我们述说他的美善,并用心、用笔、用声音赞美上帝.《评论与先驱》,1890年5月27日.

